

芬芳
一叶

玉簪花

◎尹画

东安市场,曾经是北平最具规模、最有名的市场。林海音、梁实秋、唐鲁孙等民国文人,都曾写过东安市场。

唐鲁孙在《令人怀念的北平东安市场》里写道:“对于北平东安市场,总有一种依依眷恋之感,永远不能去怀的。”他还提到东安市场里卖鲜花的狗八,四时有不谢之花,花色极为齐全。别处买不到的鲜花,狗八那儿全有,尤其到了冬天,栀子、茉莉、白兰、玉兰、晚香玉、玉春棒,各种浓香冷艳的鲜花,每天都有新货送来,袭人欲醉。

他罗列的这些花名,除了“玉春棒”外,其他我都认识。那么,“玉春棒”是什么植物?在网上求解,原来它就是玉簪花。它为何被叫作这个,为何又被叫作那个,研究名字实实在在也是一门学问。

玉簪花,除了叫玉春棒外,还有白鹤仙、白萼等别名。因常见的玉簪花大部分为白色,所以几个别名里都带有“白”字,其实它的色彩并不止于白色,我既拍到过白玉簪,也拍到过紫玉簪。《本草纲目》中这样形容玉簪花:“六七月抽茎,茎上有细叶,中出花朵十数枚,长二三寸,本小末大。未开时,正如白玉搔头簪形。”最后一句道明“玉簪花”之名来源,乃因此花未开放之时,花苞形如乳白色的玉簪聚插在碧绿枝头。玉簪,即用玉做的簪子,古代女子常用簪子来束发和装饰之用。如此说来,玉簪花就是一朵不折不扣的女人花了。

那它为何又被叫作“玉春棒”?我并没有查到具体解释。按字面意思,是不是意味着当玉簪花开绚烂时,如同整个春天铺了一层白玉一样?棒子,如同簪子,是从花苞形状而言。无论植物还是人,我想每个名字应都包含特定的意义。

看到玉簪花,不免联想起明朝高濂创作的传奇《玉簪记》,这部传奇描写了道姑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冲破封建礼教的约束而相恋结合的故事。我较偏爱昆曲版《玉簪记》,犹记去年春天,上海“昆曲王子”张军在朵云书院戏剧店里进行了一场沉浸式表演。穿着宝蓝色戏服的张军,手执折扇,一边迈着款款碎步一边朗声吟唱:“月明云淡露华浓,倚枕愁听四壁蛩,伤秋宋玉赋西风,落叶惊残梦,闲步芳尘数落红……”这是《玉簪记·琴挑》里著名的《懒画眉》选段。他的搭档从戏剧书店的旋转楼梯走下来,手执拂尘,明眸流转:“粉墙花影自重重,帘卷残荷水殿风,抱琴弹向月明中,香衾金猊动……”深情缱绻的唱词洋洋盈耳。昆曲女子最常用的头饰就是簪和钗。当时观看时我想,假如能在旦角头饰上插上几朵真的白玉簪或是紫玉簪,在暗香浮动的气氛中表演该更有韵味吧?



并峙

◎聿景

心窗
片羽

生活家

◎黄晔

她就是普通的上班族,在职时,每天单位和家两点一线,退休后,生活就更简单了,买菜、做饭、照顾家人,她总说自己是个家庭主妇,没什么追求,就想过安逸日子。可是朋友们都说她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是一个真正用心的生活家,比如去年秋高气爽时,她买了土豆、南瓜和天麻,切丝晒干,拌上玉米面、红辣椒碎,入坛发酵,做成了酸辣开胃的酢广椒……

去年冬日的一天,她约几个朋友到她家小聚,主题是:手工磨魔芋豆腐。魔芋古名蒟蒻,地下块茎加工成魔芋豆腐,可以用来烧鸡炖鸭,可以干煸,也可以做泡菜炒魔芋,口

感Q弹,营养价值极高。她网购了云南产的魔芋,包括我在内的好几个朋友都从没见过这种像大芋头的东西。在她的指导下,我们戴上手套将清洗干净的魔芋去皮,大面盆里放上清水,按比例加入小苏打,然后用工具将魔芋擦成茸状滴入水中,一边擦一边搅匀。天气很好,冬阳明媚,我们兴致勃勃,轮流上阵,都说平日只是在市场上买现成的来吃,亲手做还是第一次。说话间,一大个魔芋已经全部擦好、静置成型。因为炊具限制,只能将它切割分块,然后清水煮,眼看着那凝固物一块块膨胀起来,变成我们熟悉的

魔芋豆腐的模样,真是很新奇。

她家的阳台是开放式的,有一棵养了多年的三角梅,枝干从阳台的护栏间伸出去,伸展悬垂有近两米长,花开时是一道风景。三角梅开时,她先是拍了视频给我们,后来又约了我们去赏花。密密的花丛里,我们居然看到了两只蜂鸟,见识了它们倒飞的功夫,蜂鸟可是唯一能倒飞的鸟类呢。她也很开心,说:“看看花,晒晒太阳,做做家务,太享受了吧,此时还需要写几句诗。”

对,她的诗写得也极好。只是很少见她写。我觉得她每天都在写诗。

京都
通信

重游天理

◎苏枕书

嘉庐君:

见信好。今天是这里的“文化之日”,学校放假,幸又是晴暖的好天气,一早便和从周去看天理图书馆的92周年纪念的“中国古典名品展”。上次去天理,还是疫病流行之前,途中风景依旧,秋水湛湛,芒花洁白,柿实如珊瑚珠,远望去真觉心眼清明。

近铁电车从京都一路南行,一个多小时后就到了天理市。出车站后,有一条一公里多长的直通大道,顶上设有透明雨棚,正是日本商店街最常见的样式。不同的是道边商店多与天理教有关,出售包括书籍、衣物、祭器在内的各种宗教用品。天理教是江户时代后期起源于奈良地区的本土宗教,教理朴素,信徒多为贫苦的人群,曾经规模极大。二代教主中山正善与古本业界的名流反町茂雄素相亲厚,曾由反町介绍,购买大量海内外善本,扩充天理图书馆库存——这些都是从前与你说过故事,也是为何我对天理念念不忘的缘故。

街中似乎比印象中热闹不少,原来是碰巧赶上了奈良本地的艺术节,会场就在天理市的商店街,借用了几处町屋老宅布展。有一处主题叫“春日山原始林”,说春日山有一株六百余年树龄的巨大柳杉,前几

年根部朽坏倒下。奈良县政府联合地方环境保护组织,请一些年轻艺术家,以柳杉巨木的旁枝为原材料,创作了一批作品,借此向世人讲述老树与原始林的故事,唤起人们对自然的关心。

最近几年,天理图书馆的秋季特别展都与书籍有关,去年重点在书籍装帧,前年介绍了近十年间的新收图书。而今年这场与汉籍有关,分写本、刻本两大类,刻本之下又有宋元版、五山版等,都是馆内著名的藏品。因而见到了著名的傅增湘旧藏南宋绍兴刊本《白氏六帖事类集》,展示的是卷四首页,有“中南山人”(黄鲁曾)和“藏园居士”二印;傅增湘旧藏南宋刊《通典》,蝴蝶装——二者即吉川幸次郎所云天理图书馆“顶级的汉籍”。此外,还见到福井崇兰馆旧藏南宋绍兴年间刊本《刘梦得文集》,即1913年董康请小林写真馆以珂罗版复制的原本;金泽文库旧藏国宝南宋刊《欧阳文忠公集》全本,也就是比国图藏本多出96通书简的版本;南宋刊《毛诗要义》,曹寅旧藏,已收入《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平冈武夫旧藏金刊本《尚书注疏》残卷,为1938年傅增湘所赠……满目琳琅,心道观之不尽,极感欣悦。

看完展览,已是午后一时许。走回车站,看到一家叫信华楼的中华料理店,犹豫之下也进去了,二人实在都很饿。壁上挂着李可染之子李庚题赠店主夫妇的两幅画,店主姓吴。正想着他们是老一代华侨还是新移民,夫人已过来招呼点菜,一口醇厚的本地方言,想来是出生于此。她非常热情,闲谈了几句,知道是店主父亲那一代移民过来。我指从周说,他也姓吴。她笑问,是哪里的吴?我代答说是安徽的吴。她大笑:“我知道!在遥远的大山里。我们家以前从镇江来,所以我们家的菜怎么都有一点故乡的味道。”没想到在千山万水之外,还能听到江苏人对安徽人的戏谑,非常有意思。我们点了拉面、炒菜和炒饭,当然早已是本地面貌。然而意外的是,炒菜和炒饭很像小时候在食堂或者小餐馆里吃到的味道,可见店主夫人所言不虚。或许是因为远离都市,这样的菜馆较少与时俱进,于是留住了这一点似有若无的故乡滋味。而如今故乡的滋味,不知又发生了多少变化?归途中,窗外一路有早早升起的明月陪伴。回到家时,月已在高天,匆匆作书,盼你多来信。

松如
孟冬初九